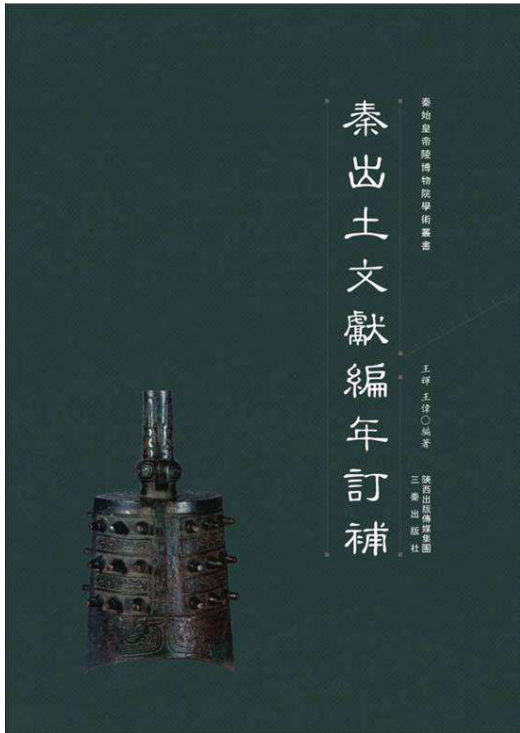


# 秦出土文獻編年訂補



書籍番号 73328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學術叢書)  
王輝、王偉編著  
2014年8月 B5 641頁  
三秦出版社 ¥9,000(本体)  
ISBN 978-7-5518-0748-7  
発売 株式会社 北九州中国書店  
TEL/FAX 093-921-6570

1998年4至7月間，我應饒宗頤先生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之邀，到香港中文大學編撰《秦出土文獻編年》。此書作為饒先生主編的《補資治通鑒史料長編》叢書中的一種，2000年由臺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印行，饒先生專為此本寫了序，稱“此書將與馬氏之《秦集史》、徐氏之《秦會要》並行，大有功於史學”。“馬氏”指秦史專家馬非百先生，“徐氏”指曾訂補孫楷《秦會要》的語言文字學家徐復先生，都是秦傳世文獻研究的前輩大家，拙著不能望其項背，賤名也絕不敢與前輩並列，這只能看作饒先生對後學的勉勵期待。書出之後，受到同行的好評，認為把秦出土文獻加以匯集、簡略分析和編年，對秦史秦文化研究，是有益的工作。有幾位前輩和同行，還希望著者能隨時以文章的形式對原書加以訂補。

訂補本力求反映秦出土文獻的最新狀況，也儘可能吸收學界已有定論的研究成果，因此無論是釋文還是按語，都對初版本有很多補充、訂正，也與秦出土文獻最早的著錄如考古簡報、報告等不盡相同。對資料來源、各家的說法，我們在按語中多有說明，但限於體例，未能詳盡，抉擇也未必完全妥當。對某些研究成果，如簡牘的綴連、詞語訓釋的新穎見解而有爭議者，暫未採納。對秦出土文獻原始資料的發掘者、最早整理刊佈者，對多位秦文字、秦史研究者，我們深表感謝，同時也期望得到朋友們的諒解、批評與指正。

後記  
↓ ↓

## 後 記

1998年4至7月間，我應饒宗頤先生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會之邀，到香港中文大學編撰《秦出土文獻編年》。此書作為饒先生主編的《補資治通鑿史料長編》叢書中的一種，2000年由臺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印行，饒先生專為此本寫了序，稱“此書將與馬氏之《秦集史》、徐氏之《秦會要》並行，大有功於史學”。“馬氏”指秦史專家馬非百先生，“徐氏”指曾訂補孫楷《秦會要》的語言文字學家徐復先生，都是秦傳世文獻研究的前輩大家，拙著不能望其項背，賤名也絕不敢與前輩並列，這只能看作饒先生對後學的勉勵期待。書出之後，受到同行的好評，認為把秦出土文獻加以匯集、簡略分析和編年，對秦史秦文化研究，是有益的工作。有幾位前輩和同行，還希望著者能隨時以文章的形式對原書加以訂補。

1999年之後，秦出土文獻多有重要發現，也有舊資料首次系統刊佈。如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祭祀坑出土秦子罇鐘、澳門蕭春源先生珍秦齋收藏秦子簋蓋、美國范季融胡盈瑩夫婦收藏秦公諸器、法國高美斯先生收藏宜陽鼎以及多件秦兵器的刊佈，2011年八年相邦薛君、丞相受漆豆的收繳，2001年關沮秦簡牘的刊佈，2004年王家臺部份秦簡牘的刊佈，2002年以後里耶秦簡牘的陸續刊佈，2009年以後嶽麓書院秦簡牘的陸續刊佈，2002年孫慰祖先生刊佈上海博物館秦封泥178枚，歷年來北京楊廣泰先生文雅堂、南京藝蘭齋收藏秦封泥數千枚，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考古工作隊對秦相家巷遺址進行發掘，得封泥300餘枚，關中地區秦陶文有幾批重要發現。十多年來，秦文字研究，特別是秦簡牘研究，也有了日新月異的進展。鑒於這種情況，2002-2008年，我與王偉、楊宗兵君曾作《〈秦出土文獻編年〉續補》四篇。其中資料的收集、校核，王偉出力甚多。2008年之後，我們也隨時對拙著加以訂補。

訂補本力求反映秦出土文獻的最新狀況，也儘可能吸收學界已有定論的研究成果，因此無論是釋文還是按語，都對初版本有很多補充、訂正，也與秦出土文獻最早的著錄如考古簡報、報告等不盡相同。對資料來源、各家的說法，我們在按語中多有說明，但限於體例，未能詳盡，抉擇也未必完全妥當。對某些研究成果，如簡牘的綴連、詞語訓釋的新穎見解而有爭議者，暫未採納。對秦出土文獻原始資料的發掘者、最早整理刊佈者，對多位秦文字、秦史研究者，我們深表感謝，同時也期望得到朋友們的諒解、批評與指正。

訂補本仍將饒宗頤先生原序冠於卷首。一則作為紀念，二則序文求真求實、勇於探索的精神也是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的。近年，我與臺灣中研院史語所陳昭容研究員以及王偉君合著《秦文字通論》，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更多地闡述了我們對秦出土文獻的一些認識，是本書的姊妹篇，我願在這裡自我推薦。

2008年，本書訂補本擬出版時，李學勤、裘錫圭二位先生寫了熱情的推薦信，對此我們是很感激的。2013年末，饒宗頤先生年近期頤，仍為本書題署，尤令著者感動。同窗陳復澄兄題寫扉頁，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煒林院長、秦陵博物院曹璋院長、中國秦文研究會賈雪陽會長、秦文研究所巫民選先生在本書撰寫出版中曾給予很多協助，三秦出版社韓宏偉先生在改稿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打字師傅造字不辭辛勞，我們亦深致謝意。

秦出土文獻的著錄與整理，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絕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近日里耶秦簡牘、嶽麓書院秦簡牘又刊佈了很多新資料，北京大學藏秦簡也有概述文章發表，但書稿已送排，我們未加收錄。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式法》）、楊家山簡時代或說是秦，或說是漢初，亦未收錄。再過幾年，隨着新資料的增加，研究的深入，我們或許會對本書再作新的訂補。我們以個人的微薄之力，多年來孜孜於茲，但限於條件與學力，本書肯定存在種種缺點與不足，亟望讀者批評。